

根植沃土的不老松

□ 蒙 龙

早就听说，高邮有一位雪先生(当时疑是“薛”)在省文联工作，很是羡慕，但无缘谋面。多年来，在高邮，在省城，间或听到他的一点消息，也总是零星的，拼不出他的完整形象。

直到二〇一二年春天，我组织文学界、社科界部分同志开展“春之歌”采风活动，才在巧妹子养猪场见其真人。

雪先生风风火火，快人快语，一接触就知道，是位性情中人。雪先生向我们介绍了养猪场的现状以及发展前景，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创作和他的生活。这时，我才知道，雪先生是一位诗人，是一位剧作家，是一位娴熟多个文学门类的杂家，近来的很多诗文就是在猪场写出来的，敬重之情油然而生。

我开始留意雪先生的创作，几乎每个重大节日，都能从家乡的报纸上读到他的诗歌。雪先生的诗不事雕琢，不玩朦胧，也没有曲曲弯弯的“绕口令”，他直抒胸臆，粗犷豪迈，一如大河奔流。读他的诗，使我联想到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燃烧自己，也燃烧别人；也使我联想到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温暖自己，也温暖别人。

谁也难以相信，那么美丽的想象，那么优雅的旋律，那么铿锵的节奏，那么喷涌的激情，来自一位七十挂零的老人。那不由你信与不信，这是事实。我不得不承认，诗人是上帝的骄子，是生活的宠儿，是激情的产物。

有人说，一首上乘的诗歌必须达到

三亚，是我心仪了很久的地方。三亚不大，但很美；三亚很美，但不浮华。蓝天大海是她的名片，这是我游三亚后的第一印象。

三亚很美。大海赋予了这座城市俊朗阳刚的外表，优雅端庄的神韵，更赋予了她诗人一般湛蓝浪漫的灵魂。

在三亚，海有不同的风情。亚龙湾的海，深邃静谧。蜈支洲岛一带的海，则浪随风涌，礁石上，迎浪垂钓的老人，刚强坚韧。虎头湾和锦母角一带的海，却是宁静端庄的了，让走在岸上的你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停止喧哗。

三亚的海水，梦幻一样变换着自己的色彩，让人目不暇接。湖蓝、浅绿、宝石一样的深蓝。远近不同，四时有异，随天气而变。

近处，清澈透明，波平如镜。阳光直射到水底，几米、几十米、几百米深的海底下，有你的影子，也有游鱼的影子。一条条游鱼无依，一枚枚浮沬无靠，一粒粒浮游之物清晰可见。让你看见深处虾和螃蟹的色彩，让你细辨海螺和海贝的斑斓纹路，让你明察海底之细沙。

我还没见过，有哪个地方的海，能像三亚一样，有如此丰富的情感，能够如此地变幻多姿！

曾经在了一本旅游杂志上看到，说三亚像个淑女，还真是！天生温暖，那里只有夏天，冬季最冷不低于26度，难怪好多明星大腕都在三亚购房度假。三亚到处是挺拔的椰子树，城市边都是大海，整个三亚其实就是个大公园！想想，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生活，怎么可能会有抑郁症什么的，因为任何不开心的时候去海边看看，都会烟消云散了！

华灯初上，同行的朋友说去夜游大东海吧。尽管很疲惫，还是和朋友一起登上游轮，看海。

夜色笼罩下的大海，看上去更加的遥远和神秘莫测，我瞬间有了一种被吞噬的恐惧感。海风吹来，湿润体贴，脚下的大海显得极其温顺，一波一波的向脚下靠拢，离去，离去、靠拢，就在那时，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欲罢不能。这，也许就是温柔的力量。有时候，征服一个人信念的，不

“三美”，即音乐美(节奏)、绘画美(意象)和建筑美(结构)。我以为，雪先生的诗已经达到了这个境界，要举例说明，俯拾皆是。不信，你径可以走进雪先生的诗，做一番品评。

最近，又获赠雪先生的新著《蓝色的遐想》，果然是琳琅满目，门类众多，层次很高。我惊诧于雪先生的想象力、意志力和创造能力。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术业有专攻”尚且不易，何况在多方面都有造诣呢？

看一看雪先生的简历，很清晰地凸现出一条线索，雪先生早年就从事文学创作，几十年绵延不断，而且越发老辣，越发健壮，越发丰富。

决定一个作家生命力旺盛与否的重要因素是，他(她)的双脚是站在地上，还是悬在半空里。双脚牢牢地站在大地上，才能接地气，才能有生气、朝气和锐气。青松之所以繁茂，是因为它的每个根须都紧抓住土地，吊兰之所以孱弱，是因为它吊在半空里。

雪先生从农村走向城市，但他的双脚始终深深地埋在土地里，敢于直面生活，从生活中吸收养分；乐于讴歌生活，从生活里得到陶冶。现在，他又从城市回到农村。他说，这不是为了养老，也不是为了单纯地呼吸新鲜空气，更不是秀时尚，而是为了更深入地接触生活，理解生活，创造新的生活。我想，是的，他的每一首诗，每一个剧本，每一篇文章，都来源于生活，又是对生活的提炼升华。

生活是一块肥沃的土壤，雪先生是一棵不老松。愿雪先生的生命之树常绿，艺术之树常青。

到三亚看海去

□ 陈庆文

有很多人下海，而外地游客绝不会在这个时候下水的。

蜈支洲岛的海滩上，一家提供淡水淋浴的服务社门前，陈列了一些简单的健身器材，有单杠、双杠，还有一个小小的沙滩排球场，几位即将下海的中年男子在打着沙滩排球，从他们鼓起的胸肌可以看出他们是经常锻炼的一族。由于天气较热，生意异常火爆。

既然到了海边，就要亲身感受一下大海。虽然感觉太阳晒在身上灼痛，我还是到服务社花了25元钱买了一条泳裤，再花20元钱去冲淡水。9月的海边，阳光下的正午，穿着一条短裤，感觉在火炉里一样。我在同行朋友的鼓励下就匆匆忙忙地下了海。

最外沿沙滩上的沙粒有些粗大，走在上面完全没有想象中的柔软，相反还有些坚硬，脚掌感觉有些疼疼的，越靠近大海，沙显得越柔软，海水亲吻着的沙滩就显得有些平整了，而完全没有柔软的感觉。

一直向前往海水里走，完全不惧海浪。走至没膝处时，猛地一扑，然后往大海里游去。大约三四十米时，我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海浪的威力让我有些始料不及，于是往回游了几米，仰躺着感受一下海水。过了大约几分钟，我就适应了海水，开始了各种姿势的游泳了。没有游海经验的我，跟同行的人借来潜水镜，一个猛子扎入海底，看珊瑚的多姿，看鱼儿的美丽，心旷神怡。

海风稍微有些大了，仰躺在海水里皮肤露在外面时显得有些灼热，而且浪花会往耳朵里灌，于是便采取了踩水，这是我在家乡小河沟里常用的一种泳姿。到了海水里才真正感受到了海水的浮力大，我几次想钻进水里扎几个猛子都没有钻进去多深，每次只是钻进大约一米多的深度。

风浪越来越大了，游泳的人陆续上岸，我也感觉有些疲劳——海里游泳较累，于是便上岸了。

第一次来海边到海里游泳，很值，即使恐惧，我也要到大海里闯一闯，像传说里的水手一样。海水浸过后的皮肤感觉很凉爽，心情更爽。

三亚给我的感觉是温柔多情的，可以去放任自己，可以去尽情徜徉，就像情人的手和怀抱，让你很舒服很惬意，呆多久都不愿离去。我无可救药地与这座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一见钟情，并从此魂牵梦萦，挥之不去。

蛇年春晚前夕，喜剧大师赵本山宣告离开央视春晚的小品舞台，最终把江苏卫视视为他小品表演生涯的收官之地，似乎有点落寞。

其实细细想来，赵本山此举既是大势所趋，更是明智选择。凭心而论，作为一名黑土地上走出来的民间艺人，赵本山经历了由地方小戏、二轮转表演、喜剧小品直至影视创作的锤炼和蜕变，其间深受亿万观众青睐，尤其是他上了春晚这个大舞台后，一度出现了春晚没有赵本山的小品就仿佛缺少了许多的“春晚现象”。

观众的期待几乎聚焦在他的表演上，每年的春晚，赵本山的小品都被精心安排在黄金时段，看春晚，更要看赵本山，在一度时期成为亿万观众一个自然期盼。应当承认，赵本山以他独特的表演形式打造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并且与当时的社会和谐接轨，成为小品舞台上的“大众情人”，可谓风靡华夏。最初的《小九老乐》、《相亲》等，尽管还带着一股浓浓的泥土味，但质朴而鲜活，除夕之夜看赵本山找乐成为春晚一道奇特的风景。

前不久《南方周末》就赵本山的退出刊发一篇专题

禹王庙是纪念大禹的祠宇，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建。大禹在远古历史中，至少在水事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和关帝庙一样，在民众心理中占据重要位置。全国各地许多地方都建有禹王庙，我的老家旧名叫禹王庙，因境内有一座禹王庙而得名。

禹王庙是高邮市第一批物质文化保护遗产，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几座禹王庙之一，传说大禹治水时途经此地在此停留，后人为了纪念他而建了禹王庙。此庙原有房屋25间，其中有前厅、禹王正殿、观音堂、关圣殿、罗汉堂及附属厢房等，庙内有神像多尊，高僧数人。从原有石碑碑文记载，此庙有千余年历史。清朝嘉庆二十五年(1814年)八月开始，禹王庙又一次得到修缮，后来此庙一直香火旺盛，远近闻名。

1937年开始日寇发动侵华战争，1942年期间日寇以及国民党顽伪部队盘踞禹王庙，对周边村庄进行烧杀抢掠，该庙也遭受火灾劫难。新四军在地方民众的支持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后，拔除了禹王庙据点，敌人被迫撤军逃到临泽镇，但禹王庙多间房屋及许多文物已被烧毁。后来，又经过“文革”浩劫，古迹所剩无几，真是令人痛惜。

记得小时候我常到禹王庙旧址去玩，那儿是一片瓦砾，四周杂草丛

又一次这样坐在了车窗边。

好久不坐在这样的位置了。是多久，记忆里已纷扰难理。只知道每当这样坐在车窗边，感觉很自在，很容易忘了周遭的所在；只剩我和车窗外飞逝而过的风景，相互对峙，或者，连我的躯壳都不存在，只有追逐着窗外风景的那颗心，鲜明活跃。

窗边的树，一棵一棵，从眼前飞掠而过。多少年了，我仍一如既往地感受到那匆匆的惊心的感觉。很喜欢事物就这样从身边穿梭而过，什么都来不及细想，什么都来不及留下，只有静，只有无，和那漫无边际的思绪游离。

那一棵棵不停茁壮成长的树，那一片片忽大忽小的树林，总是让坐在车窗内的我产生无尽的遐想。我想象夏天，与小伙伴们，轻轻踩着沙沙作响的树叶，蹑手蹑脚地捕捉“红娘子”或“知了”，每收获一只，都会高兴得手舞足蹈；我想象冬天里，也会小心翼翼地踩着经年累月堆积起来的很厚的枯叶，用手轻轻抚摸着光秃秃的树干和枝桠，感叹季节转换的神奇，再在微弱阳光的映照下，比拟树与自己的影子，哪一个更长，哪一个更美，哪一个会更经得起岁月。

那坍塌了一面墙的红砖小屋，依旧坍塌着，是很多年没有人住过了，也没有人再来整理过，想来，他们是去城里落了脚，并且早就事业辉煌生活美满；还有许多这样散落在路边的安然无恙的小屋，多少年了，仍不改先前的模样，每次越过车窗看见，都让心为之一凛：多少的光阴又倏忽而过，多少的容颜已经更改，而这古老了的房屋，仍巍然傲视着红尘里的我们，在动荡在浮沉在辗转。

目光低垂处，就能看见一条流淌得比我的

一个人与一个时代

□ 黄士民

文章叫《生存大师赵本山》，挺形象，更贴切。确实，赵本山一路走来真的挺不容易，方方面面的期盼，林林总总的要求，观众对赵本山的期望值一直都居高不下，以至于赵本山出来就应该有叫座的乐子。尽管后来赵本山也推出了像《昨天，今天，明天》、《卖拐》、《功夫》、《不差钱》等脍炙人口的小品，但时代的发展和大众文艺需要、取向的嬗变，使得赵本山盛名之下，委实难堪。记得那年小品《不差钱》春晚直播，赵本山有几处在不不停地咳嗽，当时让我心生怜悯，背负着为天下人找乐的这么一副沉重的担子，挺不容易！

赵本山小品表演由初期的火爆走红、中期的乏力支撑，到末了的技穷落寞是一个真实自然的过程，作为一名小品演员，他确实确实是一名生存大师，保鲜这么多年已算是一个奇迹和独特的文艺现象。赵本山成就了小品时代，他成功锻造了属于小品的辉煌岁月。眼下他离开小品舞台，既是他人本明智的选择，也是这个时代文艺的必然走向，与其虚假乏力支撑，不如真实淡定离开。感谢赵本山，一个创造了一个时代文艺奇观的生存大师。

禹王庙

□ 王如祥

还在此广场开过几次万人大会，人山人海，那气势可以说非常壮阔。

“斯世斯民饮水思源高台重铸禹金容，而耕而立去巢就庐万代永颂王功德。”改革开放至今，国运隆昌，人民富强，为了不忘治水的大禹，同时为了祈福风调雨顺，传承文化遗产，地方民众决定复建禹王庙。2006年周巷镇政府将禹王庙原基地及庙西居民的原庄基纳入农田复垦范围内，故将禹王庙原址向东迁移80米左右，即靠周临河西侧。复建禹王庙消息一传出，立即得到社会各界民众的支持，四面八方信男善女大力资助，首批捐赠资金达15万，并于2007年破土动工。第一期工程房屋3间，中间为禹王正殿，东西两间分别为观音堂、关圣殿，旁边即周临河西畔还建了一座土地庙。2008年农历三月初五落成，同时进行隆重的禹王神像开光仪式，观音、关圣等佛像陆续登殿，祭祀活动逐步恢复，现在香客云集，再显禹王庙昔日辉煌！

禹王庙管理小组负责人告诉我，如今禹王庙发展基金已募集善款近十万元，今年寺庙二期工程要上马。民间有资源，民间有智慧，在没有政府一分钱投资的情况下，村民们自筹资金建寺庙，社会各界人士和积德行善者共成盛举，真是难能可贵！

人在旅途

□ 陈顺芳

见两道长长的白色冰棱。它们纤长的白色身躯是慢慢地侧向下的水里——竟是这样的吧，它们冰结的速度竟赶不上冬季里流水干涸的程度吧？再向河中心一点，就全然查无了冰冻的痕迹，甚至，于水的中央，我看得见水的微流，还有只有鱼虾跳跃时才会漾起的圈圈涟漪。

每每看见这样的河流，和这样一路而过的许多小桥、码头，及错落落落的村户，总让我感到“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而不止一次惘然：这不是疾苦人间，而是悠然仙境。

然而，我又看见了那棵断树！从对面的岸上直直地斜刺进河里！我惊奇多少年了还是没有人打捞过它，我震撼多少年了它还是当初那副不屈的模样，没有离去，也没有腐烂，横跨在水里，见证着这一路的旅人，看着有些人来，有些人去，有些人老，有人从未涉世的小姑娘，慢慢尘满面，鬓如霜。

掐指一算，在这旅途里来来去去，已然二十年！二十年了，从初出发时的懵懵迷茫，到青春的飞扬轻狂，再到这中年的尘俗世故，言语，已苍白无力到难以表达。

又如何表达？无知少年时偏爱过一首词：“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秋过了，冬已在，春会来，路途在走，日子还在继续。不禁想起一句幽默短语：“别糟蹋青春了，都已经立冬了。”我哂笑！

孟城驿

刊头题字:周 同 责任编辑:居永贵